

浅谈彝族毕摩的由来及其地位[※]

曲木尔足

(西昌学院 彝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彝族毕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其称谓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出现不同。毕摩是彝族“酋长左右,须臾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的决策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毕摩在彝族人的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着人事。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毕摩就成了为彝族社会生活中主持祭祀、禳解崇祸、占验吉凶、主持盟誓以及进行裁判的神灵代表和法力象征。

【关键词】彝族;毕摩;由来;地位;职责

【中图分类号】K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2-0091-03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活动;其文化职能是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宗教、哲学、伦理、历史、天文、医药、农药、工艺、礼俗、文字等方面的典籍。毕摩在彝族人的生育、婚丧、疾病、节日、出猎、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着人事。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彝族彝师毕摩具有多重身份,从宗教职能来看他是祭司,是彝族原始宗教礼仪的主持者,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在古代彝族“君、臣、师”的政权结构中,毕摩担任着“师”的职责。毕摩通晓彝族文字,是彝族知识分子、经史学者,又是彝族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公社时期,面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各种不解之谜,彝族先民便把它都归之有神灵在主宰,在这种思维意识中就逐渐产生“万物有灵”的神灵观念,并对它顶礼膜拜。无论是为生者求福,死者安葬,祛邪驱鬼,上观天缘,下降地魔,纳祥求福,拜神乞药,都寄托于介于人神

之间作为媒介的毕摩身上,通过毕摩与神灵交往,企求一切能平安如愿。凡人力不能及的事,皆请毕摩来替人做。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毕摩就成了为彝族社会生活中主持祭祀、禳解崇祸、占验吉凶、主持盟誓以及进行裁判的神灵代表和法力的象征。

一 彝族毕摩历史悠久

毕摩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彝文文献《勒俄特依》记载,苍天降下灵神果籽落于下界,经过三年九世后,终于长成了杉树巨人,可是一直似人非人,似树非树,不能成人类始祖。直到阿居阿丛时代,山神得知必请毕摩祛除白、花、黑三秽后举行祭祀猪胛卜才能成为人祖,于是先后派遣豪猪、白兔、野鸡和蜘蛛作为使者去上界敬请额比斯乌毕摩,经过多次请求后,额比毕摩才同意下界作毕,额比毕摩在屋后竹林中砍回三根神竹杆,做成神签、法签、法扇,送给额阿孜三祖孙带着一部叫《斯穆安甘》的经书来到了地界,为杉树巨人祛除了三遍三色秽后举行了祭祀猪胛卜后,于是地界有了雪族十二支,其中一支便成了人类的始祖。

从杉树巨人下传到阿牛举日时代,人类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据《赞毕祖经》记载,先由石孜石

收稿日期:2006-12-10

※该论文为西昌学院2006年院级课题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曲木尔足(1978-),男,彝族,讲师,主要从事彝族文化和彝族毕摩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德做毕摩，后传石阿牛尼部落，牛尼传石色，石色传格俄，格俄传莫米，莫米部落作毕十代后人类开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石尔俄特是彝族历史上改革母系氏族制度的划时代人物。从石尔俄特起，人类又提取毕摩作毕内容的精华，去伪存真，开始整理并大胆发明毕摩作毕仪式中的程序及内容及法具。至此，无论是祭祖灵，还是驱鬼治病，祈福禳安都很灵验。石尔俄特传给维勒丘布，丘布世传代后传给普伙世，普伙世传代后传阿堵鲁普世，阿堵鲁普世传代后传到阿苏拉则，阿苏拉则是彝族宗教赫赫有名的一代毕摩宗师。贵州彝文典籍《帝王世纪》载，彝族的父系始祖名叫希母遮，自希母遮至今共计一百二十代，毕摩产生于第二十九代武老撮之世，武老撮时“祀典兴，燕礼成，祭帝与祭神”。《西南彝志》和彝族史诗《梅葛》、《查姆》都记载了毕摩在远古时代的活动。在汉文史籍中，最早记载毕摩事迹的是《华阳国志》和《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者……（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汉，击附赛夷鹿，……鹿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邛都夷者，……（东汉）安帝元初三年……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以上文中所载的“耆老”，即是现今毕摩在历史上的称谓。

毕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其称谓在汉文史籍中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出现不同。晋代称为“耆老”。唐代称为“鬼主”，唐人樊绰《云南志》载：“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元、明两代称为“奚婆”，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条：“罗罗即乌蛮也。……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清代称为“覘幡”、“拜玛”或“白马”，《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五，爨蛮条款：“爨蛮之名，

相沿最久，其初种类甚多，有号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之内，依山谷险阻者皆是。名号差殊，言语嗜好，亦因之而异。……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巫号曰大覘幡，或曰拜玛，或曰白马。取雏鸡雄者生剖，取其两髀束之，细刮其皮骨有细窍，刺以竹签，相其多寡向背顺逆之形，其鸡骨窍各异，累百无雷同，以占吉凶。或取山间草，齐束而指之，略如蓍法，其应如响。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在酋长左右，凡疑必取决焉。民间祭天，为台三阶，亦白马为之禱。”中华民国时期称为“白玛”。

二 毕摩与巫师有着质的区别

彝族的毕摩不是巫师，毕摩与巫师有着质的区别。区别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毕摩的产生靠师授，要承师，往往是世袭的，系一代一代往下传；巫师的产生方法荒诞离奇，往往是无师自通，是自生的。毕摩的活动内容主要为兵戎、祭祖、婚姻聘问施礼仪、诵经文；巫师的活动内容是送鬼、驱魔、招魂、跳神、替人祈祷、禳灾、降福。毕摩历来由男性担任；巫师则男妇均可充任，而以女性为多。毕摩通晓彝文古经，是在彝族社会中受尊敬的知识分子；巫师只会道神念咒语，不识彝文，不习彝礼，不会诵经，是彝族社会中从事迷信活动的职业者，不受社会尊重。毕摩和巫师在彝文和彝语中有着严格的区别，毕摩是祭司、军师或经司，司礼仪，掌握经典文物；巫师彝语为“苏尼”，犹如汉族之巫婆神汉，其产生时间在神异鬼怪迷信盛行的六朝时代。

三 毕摩的地位和职责

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地位很高，且极为神圣。在彝族社会的“兹（土司）”、“莫（法官）”、“毕（毕摩）”、“格（工匠）”、“卓（百姓）”五个等级中，毕摩的地位处于第三位。毕摩是继承彝族文化和传播统一彝族文字的大知识分子，彝族谚语中：“兹来毕不起，毕起兹不吉”，充分说明在彝族社会中毕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任何人不能侵犯毕摩的财物和人身。毕摩在彝族社会的宗教信仰、历史、教育、科技、人生、法律、婚姻、礼仪、艺术、医学、探索、丧葬、艺术、预测

未来等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毕摩的主要职责是司祭祀,决占卜,主诅盟。在这三项职责中,又以司祭祀为主。司祭祀,是毕摩宗教活动的重要方面,具有普遍性和群众性。彝族民间有俗语:“天上天神大,地上毕摩大。”“没有头不能办案,没有毕摩不能安葬。”人死后,需由毕摩“做戛”、“作帛”、“作斋”、“撮毕”、“送灵”,其礼仪繁杂,内容也十分丰富。如,毕摩在吊丧祖先的守灵仪式上唱的吊丧歌就有两卷、十一章、数十个小节。十一章的标题分别是:天地起源;盖房子;立神;祭神;不祥的预兆;生病治病;病人死亡;做棺材;出殡告别;教示亡魂生产、生活、送亡魂、招魂等。毕摩除司祭祀外,还行占卜,占卜是一种请示神灵。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巫术;还行诅盟,其内容包括盟誓和诅咒两方面。

毕摩造彝文、写经书。彝文书卷《缩睹实睹笈》载:“六毕圣(毕昵蒨搓、毕兹白尼、毕芒阿乌、毕赛搏斋、毕菲额哉、毕若阿托)造彝文”。“天地六毕圣,共创文字;有了文字呢,才知祖宗事,懂得世上理,美德代代传。”彝文《帝王世纪·人类历史》载:“人类始祖自希母遮之时,直到撮休读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口授而已,传于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位祭司宓阿叠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清人杜锦著汉文《彝人軻论》载:“唐时马龙东彝纳垢部,其裔有阿軻者,能祭日辰、占星相,预期知风雨,未事识灾祥,爰作彝书,闕号曰𪛗,字母一千八百四十,三始成,可以究天道,可以定人事。……彝人能习是书面人祈祷者,加以尊礼,谓之毕摩。”汉文《民国宣威县志稿·文字》载:“夷族,旧用彝字,彝字形如蝌蚪,凡为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𪛗书。”纳垢酋之后,阿軻所撰。事见马龙州志。本境夷族惟必磨习之,余凡有志上进者类皆习用汉文也。又查滇系,干夷种类,曲靖二郡凡知遵信等语,是彝文之行使,在乾嘉时,犹甚普遍也。……兹于销灭殆尽之余,寻存梗概,备稽合方志论撰言之考焉。必磨一作毕穆。”以上记载均说明彝文的创始与毕摩有关。历史上,毕摩用彝文撰写了大量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含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语

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医药卫生、农牧业、工业技术、民俗、宗教、占星术、相术等内容。而用于祭祀礼仪的就有招魂经、指路经、作斋经、解冤经、权神经、驱魔经、除祟经、献酒经、解梦经、算命经、作道场经、鸡卜经、膀卜经、签卜经等,名目繁多,统称为“毕摩经”。毕摩撰写的彝文典籍博大精深。这些彝文典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如《人生三部曲》,是哀悼死者的经文,其具体内容叙述了一个人从生到死,死后又到彼岸世界复活度世的过程。故事情节完整,形象生动,语言优美。又如流传于云南省双柏、新平、峨山一带的《指路经》,对亡魂居住的幽灵世界很生动地描述道:“后面看一眼:大山翠茵茵,树花亮晃晃,栗树红彤彤,麻栗树似伞,梨树花烂漫,雀鸟叫喳喳,獐鹿顺山逛。右边看一眼:右边有水塘,水波轻荡漾,白鱼尾尾长,红鱼把嘴露;此处宜放鸭,附近可养鸡;挑水很方便,还有好菜园。左边看一眼:左边是旱地,旱地平坦坦,还有包谷地,麦田在近旁。门前看一眼:水田水汪汪,养鱼有鱼塘,大田展平平,小田弯弯长,宜种白米谷,也可种高粱,糯谷也适栽,还有香稻田;水口有水淌,水声潺潺响。看了还想看,屋外再看看:大坪平展展,小坝长又长,青草绿茵茵,此有放牧场,极宜放牛羊。”描写手法高超,语言朴实无华而高洁凝炼。毕摩经书绝大多数为家传,自己抄写,自传下来。毕摩所撰写的彝文文献,除载于史籍外,有的还铸在金属上和碑碣上,如贵州省大方县的《成化钟》,钟间有彝汉文;云南省禄劝县的《铸字岩》刻有彝汉两种文字。贵州省水西地区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贵州省大方县的《新建千岁衢碑记》等都载有彝文。

在古代,毕摩是彝族“酋长左右,须臾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的决策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集团成员,他们识彝文、懂夷经、知天象、能断阴晴,执行祭祖、祭天地保佑人丁兴旺、五谷丰收的宗教活动,是通晓天地间万事万物的特殊人物。到元明清时代,是土司、酋长的谋士。到了近代,毕摩成为彝族历史文化和彝文典籍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指引下,毕摩做了彝文教师,有的为翻译和整理彝文典籍在贡献力量,有的变成彝族文化的研究者。毕摩走上了新的道路,有了新的地位。

(下转100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包国庆: 职教发展的深层障碍——中西职业教育的文化比较[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 6. 第 78 页.
- ② 根据德昌县政府及“五一”职中所提供的材料.
- ③ 根据凉山昭觉青年创业培训中心所提供的资料.
- ④ 阎立新. 关于新形势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探索[J]. 满族研究, 2002, 3.

The beginning searches about the patterns of personnel train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aking be employed as the guidance in minio – nationality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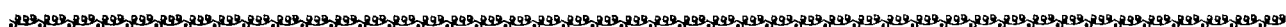
BIAN Shi – ying , HUANG Xin

(Department of Society Science ,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minor nationality are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aking services as the objective or taking employment”, many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have carried on the bold exploration and attempt to cooperate. They have formed some training patterns such as “the order form type”, “the binary cell service pattern”, “the module type” and “the teaching factory type” and so on, suit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ving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Student Employment

(责任编辑: 周锦鹤)



(上接 93 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马学良, 于锦绣, 范惠娟. 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一版.
- [2] 王丽珠著. 彝族祖先崇拜研究[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 [3] 马立三编. 云南彝学研究[M].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 [4] 韦安多主编. 凉山彝族文化艺术研究[M].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 [5] 戴庆夏主编. 中国彝学[M]. 民族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 [6] 巴莫曲布嫫著. 鹰灵与诗魂[M].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An Insight to the Origin and Status of Nosu BiMo

QUMU Er – zu

(Department of Yi Languag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BiMo was a rank in ancient Nosu society and the Bimo was in charge of the documents and offering sacrifice to Gods and ancestors. He must know scriptures and classics in the Nosu language, which had a rigorous hereditary system. His main duties and activities are calling souls, arranging the bier, seeing the bier of the dead, averting suffering, driving ghost, auguring, selecting lucky days and taking brilliant adjudicating on an dispute. The BiMo is important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 Nosu; BiMo; Origin; Status; Duty

(责任编辑: 张俊之)